左氏春秋集說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七

松陵朱鶴齡輯　後學吳江趙亨衢參輯男梓生校字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註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三月作丘甲

傳爲齊難故註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疏甸卽乘也此一乘甲兵甸之所賦今魯使邱出甸賦乃四倍于常譏不言初者備齊難暫爲之　張氏洽曰甲士三人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爲甲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胡氏以爲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邱甲　胡氏寧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爲一甲是四邱共出三甲爾今作邱甲卽一邱出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也此本之李衛公說杜征南最號知兵及釋此亦誤余因看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　季氏廉曰司馬法四丘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邱出

四甲四甲爲百人四邱邱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杜說太過豈有一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臧孫許者文仲之子宣叔也武仲之父

傳聞齊將出楚師 註懼齊楚赤棘晉地 高氏閌曰許曷爲及晉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爲此盟 黃氏震曰臧孫許爲季孫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季孫懼其見討故作丘甲以備齊盟赤棘以附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作貿戎

傳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而伐之敗于徐吾氏 註茅戎戎別

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
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齊侯圍龍取之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

傳衞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稷欲還良夫不可故戰而
敗註新築衞地　按新築爲衞地恐亦齊來伐衞而與之遇于新
築也　張氏洽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
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

而戰致敗其衆喪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爲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音安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

註魯乞師于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于下非匹敵和戎之類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于國備于禮成以爲卿故也　陳氏傅良曰鞌齊地去齊五百里凡帥非卿不書雖卿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爲帥也自文之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按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及其副春秋之例　張氏洽曰晉爲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于

郤克恥一笑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志乎是戰雖幸而勝之不足道也　家氏鉉翁曰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　王樵曰鞌戰之由惟左氏得之宣公薨行父欲叛齊事晉作丘甲盟赤棘皆爲齊也齊伐我北鄙豈遂成矣衛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亦皆欲報齊故與行父皆因郤克以克憾齊而未有名以興師也克之答齊師一則曰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二則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則知是役也以魯衛乞師而魯衛乞師自各以見侵之故二傳增魯衛曹皆有見笑之事此妄說耳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悅而去　王樵曰[illegible]無四國聘齊而禿眇跛僂適在同時之理此處當從左氏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註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　張氏洽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京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此經當參取公羊之說國佐如師乞盟之情見矣郤克恃其戰勝之力以非義求多于齊國佐以直辭折之而氣遂餒又恐再戰傷威乃眣魯衛之使爲之請追及袁婁而與盟焉故書及國佐盟以見斯盟也四國之卿皆汲汲欲之也制敵莫如仗義信矣　家氏鉉翁曰桓公不戰服楚退師而與之盟郤克既敗齊師進兵將及其國都而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進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書來盟與及盟春秋一字之褒貶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傳晉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註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

不言歸汶陽田汶水北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傳楚令尹子重以魯衛皆受盟于晉乃悉起師救齊而先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傳楚侵我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請盟楚人許平註公與大夫

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蔡之君故　汪氏克寬曰齊之盟沒公不

書而楚書人隱其從夷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

名著其從夷之辱也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于楚子貶稱人則不見望國之君下夷于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楚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羣服于荆楚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卿不書匱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註齊在鄭下非卿傳曰卿不書匱盟也

然則楚卿于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趙

汸曰晉文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下蓋秦伯爵其臣先侯國之卿也蜀盟超宋鄭上者楚嬰齊主會崇其與國以勢軋諸侯也蜀地未詳　蘇氏曰蜀魯地是會也魯倡之楚主之一統志蜀山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疑即此蜀　程子曰楚人凌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國則魯可知也　吳氏澄曰嬰齊于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即公子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于楚臣　項氏安世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

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汪氏克寬曰書及則內爲志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于十國之上而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李氏廉曰楚主中國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陳蔡鄭許而已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而已雖莊王之盛而辰陵之盟亦不過陳蔡從之今蜀之盟諸侯與者十一國後四十三年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啓之也春秋安得不重以爲貶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東鄙覆諸鄤覆伏兵也敗諸丘輿註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　前年冬鄭從楚侵衛故今討之王方麓云左氏以為討邲之役非也邲之役晉救鄭而自敗于楚非鄭之罪奚討乎　趙氏鵬飛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其不自安不相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于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鞍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力以迫楚楚必詘移七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服今兵力旣盡于齊諸侯旣厲于楚而區區摟四國于從楚之餘以之伐鄭宜其不足以得鄭也　高氏閌曰去冬鄭為楚導而宋會衛曹雖盟于蜀猶未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鄭罪

嘗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

辛亥葬衛穆公繆作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註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

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傳拜汝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許恃楚而不事鄭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傳取汶陽田棘不服故圍之註僑如叔孫得臣子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　胡傳復故地而民不聽至于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于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在良反公作將穀作牆咎古刀反如

註赤狄別種　胡氏寧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

黨散入唐咎如又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哉廧咎如潰削不書

聖人之情見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註先晉後衞尊霸主　按左氏云聘且尋盟公羊亦云聘而尋盟者尋舊盟也是皆以爲二子聘盟兩受命惟劉原父以爲生事專

命胡氏從之

鄭伐許

註不書將帥告辭略　陳氏傅良曰秋鄭也楚之霸鄭爲之也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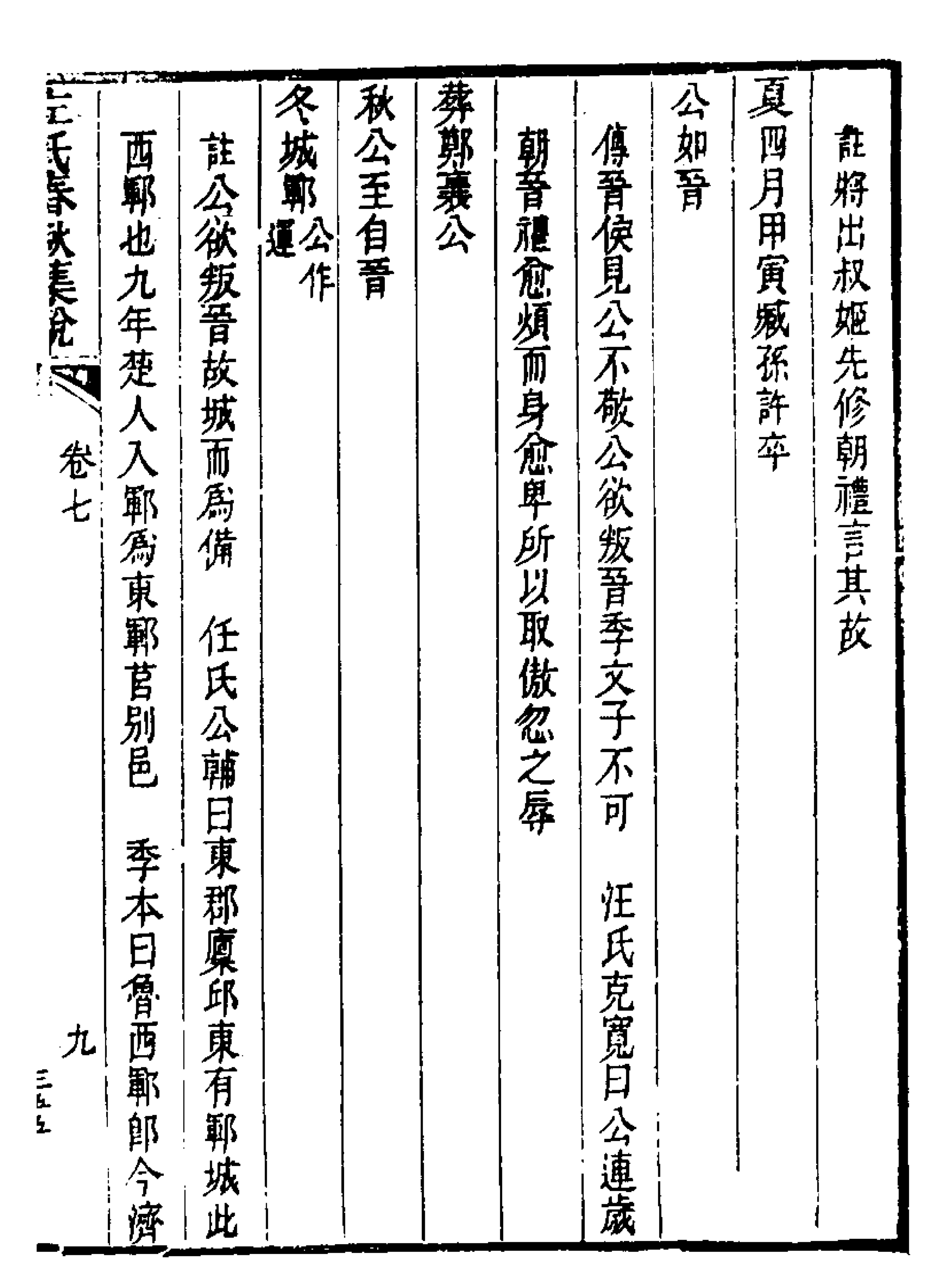
齊桓以來爭鄭于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爲亂階也至辰陵鄭率諸夏而事楚矣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爲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徵秦鄭中國無左袒矣　趙汸曰鄭自辰陵竊盟于楚而又徵事于晉既從楚以拒晉又一歲中再伐許以怒楚其反覆乎晉楚之間誠狄道也故再伐許稱國言一非復中國諸侯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註宋共公新立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註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傳晉侯見公不敬公欲叛晉季文子不可　任氏克寬曰公連歲朝晉禮愈煩而身愈卑所以取傲忽之辱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公作運

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爲備　任氏公輔曰東郡廩邱東有鄆城此西鄆也九年楚人入鄆爲東鄆莒別邑　季本曰魯西鄆郎今濟

寕州鄆城縣城之以備齊也　戴氏溪曰定公時齊歸鄆讙龜陰之田杜氏謂此三邑者汶陽之田也魯既得汶陽故城鄆以爲固

註云以備晉則鄆之去晉遠矣

鄭伯伐許

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取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氾祭　胡傳悼公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罪也　按鄭于是三伐許矣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　郭登曰去年經書鄭伐許說者謂稱國以伐狄之也此書鄭伯伐許說者又謂喪未踰年以吉禮從戎稱爵著其惡也然成二年楚師鄭師侵衛三年鄭公子去疾帥師

伐許經于此何以不狄之鄭悼居喪伐人眞夷狄之行也經何以反書爵而不狄之竊意鄭伐許或鄭下脫一伯字人字師字或以人微師少而略之其後鄭伯伐許恐是鄭伯自將據舊史而實書之耳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立義各有不同然不應于數年之事事同罪一或恕之于前或誅之于後反使經意破碎言無統理聖人恐不如是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註出也傳在前年　吳氏澄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其子求婦叔姬歸杞桓公至今四十四年夫婦皆年踰六旬而姬始來歸非悖義而出也故姬既卒而杞桓復逆其喪以歸

仲孫蔑如宋

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公作秀

傳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註穀齊地

梁山崩

註記異也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　張氏洽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

于蟲牢

傳鄭服也許靈公愬鄭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故請成于晉晉爲之會諸侯註蟲牢鄭地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註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軍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疏劉炫以爲直築武公之宮不築武軍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豈或然歟　張氏洽曰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輙立之非禮明矣　邵寶曰武公

之謚武也必嘗有功于武矣季孫行父以鞌之功不勝其侈于是乎有武宮之立明堂位因是以擬武世室則漢儒附會之說耳

取鄟徐音專

註附庸國也公羊以爲邾邑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前年諸侯謀復會宋人辭以公子圍龜之難 註經惟書衞孫良夫獨衞告也 趙汸曰晉伯宗非卿合書人并鄭人不書者同受霸主之命以衞將尊師衆舉重故書某帥師既書某帥師又曰某人亦于文不便襄十九年欒魴同杜說非 按是年秋魯二卿侵宋爲晉命

則此亦晉命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傳命伐宋也 高氏曰蓋晉召之 註嬰齊叔肸子郎子叔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音祕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晉命也 季氏廉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爲霸主而與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左皆曰晉命也蓋本非有怨無志于深入但侵掠其境而已 家氏鉉翁曰楚莊之圍宋也宋幾斃而晉不能救蟲牢甫盟又謀再會叛合實繁宋一以國

難辭遂使魯衞二國興師造侵之春秋繼書于策責晉深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鄭從晉故也　陳氏傳良曰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圍滅也而後貶人之　趙汸曰楚君將稱君而後大夫將稱大夫略之則稱人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賀遷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公作侵）鄭

傳欒書出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荀首）范文子（士會）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遂還　王樵曰晉師

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則非不及事也楚師去我是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救鄭之義亦申矣于是全師而退三卿之善謀欒書之用衆均不可掩也故春秋書以與之

七年春王正月鼷音兮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註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　李巡曰鼱鼩鼠一名鼷鼠　孫炎曰有螫毒者如今鼠狠　許氏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其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乎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郯

朴註郯今淮陽軍下邳縣越江淮而伐郯吳始大也曰吳以僭王

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註書不郊間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家氏鉉翁曰暨前此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是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註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馬陵衛

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季本日馬陵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是也元城縣馬陵非諸侯同盟處蓋元城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盟于此　愚按晉欲救鄭必先合諸侯合諸侯必渡河須由衛地馬陵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正衛地也故至此即盟諸侯且晉侯特發言救鄭耳攷傳時楚師在氾鄭人獲鍾儀獻晉晉即校之以歸未嘗與楚遇也中牟即有馬陵岡豈至此而方盟諸侯乎彭山之說殆失之矣故知古註不可輕駁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註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劉氏敞曰非邑也昭十三年吳

滅州來滅之名施于國邑不言滅也州來小國世服于楚　家氏鉉翁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　陳氏傅良曰吳楚之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傳曰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晉人爲之也

冬大雩

劉氏敞曰穀梁云冬無雩非也周云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無雩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衛定公惡孫林父良夫子林父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

杜氏謂曰林父外交强國以伉其君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爲之羽

翼衛獻所以失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註齊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　來言緩辭蓋晉知言之不順歸之于者易辭魯之義不足以自直而不敢違也季文子私于韓穿亦何益乎

晉欒書帥師侵蔡

高氏閌曰蔡服于楚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兵然非執詞討之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

傳逆也註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註昏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　納幣使大夫可也公羊云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此亦一說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嬰通于趙朔妻莊姬同括放之齊姬譖同括于晉侯曰將爲亂欒郤爲徵遂殺同括註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　王樵曰趙同趙括好勇而輕

觀郯之役可見趙輿淫亂罪所當討不請于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不爲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勛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則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作錫公命

賜命義見文元年　孫氏復曰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非有異義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註前五年來歸者愍其見出來歸故書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

晉侯使士燮來聘

傳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郯與吳成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註先謀而稱會盟主之命不同之于列國　家氏鉉翁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以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小國何以自存乎

衛人來媵

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之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請之也註叔姬已絕于杞魯強請杞使還取葬　陸氏淳曰女

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杞而死反葬是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傳爲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註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張氏洽曰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于齊之非而復會諸侯同盟徒以威制約束之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會紛紛甚矣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金氏履祥曰蒲之盟內則爲諸侯之貳外則召吳而吳不至春秋何以書同盟晉將以是同諸侯爾是同也與清丘之同一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註宋不使卿逆非禮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註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

晉人來媵

註媵伯姬也　何氏休曰朝廷侈于妒上婦人侈于妒下伯姬以至賢爲三國所爭媵　顧炎武曰十二公之女嫁于諸侯多矣獨宋伯姬書三國來媵以宣公元妃所生卽穆姜也　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宋伯姬歸于宋特書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高氏閌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爲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尋前盟也而晉人乃執留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衞侯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與晉爭及十六年楚一求成于鄭而鄭甘心從楚蓋追怨晉之不德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無虛歲諰諰然常以失鄭爲憂實晉有以

啓之也春秋直書其事而義自見　殺伯蠲不書旣執其君舉重

也楚侵陳以救鄭不書不予其救也所以存中國抑夷狄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音傾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註鄆莒别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　陳氏傅良曰伐稱名入稱

人書法與會蜀盟蜀同　季本曰此東鄆也今青州府沂水縣古

鄆邑郎莒魯所爭楚非與莒有惡蓋報晉之伐鄭耳

秦人白狄伐晉

傳諸侯貳故也　王樵曰白狄介秦晉之間秦晉互挾之以相伐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是時楚方撓晉爭鄭濆莒以牽其東而秦復與白狄

戰其東為楚之黨所以十三年會十一國以伐之

鄭人圍許

傳示晉不急君也　按此為公孫申之謀明年鄭伯歸殺申以鄭

用其言改立君也

城中城

註魯邑也在東海廩邱縣西南此闕月城在十一月之後十二月

之前故傳曰書時　家氏鉉翁曰穀梁于定六年城中城云三家

張也以是觀之中城者魯國之內城耳非杜氏所云廩邱也城中

城蓋懲莒而備楚歟趙伯循云若中城實壞豈得不修之

三百六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晉命也　書衛侯之弟與齊夷仲年同年之子無知黑背之子剽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疏五卜者啇是三月三卜四月又二卜皆不吉乃止也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立公子繻見殺又立髡頑欒書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會

諸侯以伐鄭鄭人盟于修澤鄭伯歸註晉侯太子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劉氏敞曰左氏謂晉人生立州蒲爲君按經但言晉侯無以明其是州蒲也公穀皆無傳信經足矣

趙汸曰據傳晉人生立州蒲爲君此後世內禪之禮所從起也然非王制悖甚矣劉侍讀疑無其事則又不然

齊人來媵

註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乃侯反卒

秋七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弔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不書葬晉畏公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傳晉人以公爲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註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　王氏樵曰襄公留于楚者九月書正月公在楚傳者謂存君也今成公不書公在晉者晉雖恃強見止猶在中國也襄公則見止于外夷矣書法不同蓋有華夷之別

晉侯使郤犨（又出反公作州）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註郤犨郤克從父兄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註郤犨文子交盟魯晉之君其意

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略輕　吳氏澄曰郤犨旣歸行父遍往報聘畏晉故爾左氏以爲聘且涖盟盟與不盟未可知也愚按杜云舉重略輕蓋謂遣使爲輕君親爲重故郤犨書聘書盟文子書如晉而盟略焉　張臨江云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例而書之若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縱有亦與其大夫盟耳諱而不書爲魯之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張氏洽曰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捐歸汶陽之忿迫于晉之脅而不得已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　高氏閌曰周無出也天下皆周也周公天子三公乃與伯與爭政不勝而出王既復之又違命而奔于諸侯故書出以爲萬世戒是時王室衰微故逋逃之臣諸侯敢受之書奔晉而晉罪昭矣　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服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 公羊作沙澤

傳晉使鍾儀歸求成于楚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命會于瑣澤成故也註瑣澤地闕　陳氏傅良曰此晉楚爲成也于

是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存中國也

家氏鉉翁曰晉楚相成春秋何故略而不書晉之中葉君懦臣媮以避楚爲得計至是因仔嬰以通意遂交聘而爲成楚實恃其強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遂渝盟伐鄭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予晉爲此會也　劉氏敞曰瑣澤之會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衛是會何耶且合晉楚者宋華元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傳之言未足信也　王樵曰按傳文全與經不合經書會于瑣澤者晉魯衛也傳所載盟于宋西門之外者是晉人宋人楚人而如晉聽成會于瑣澤者又鄭伯也非衛侯也魯又初不與也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焉趙氏謂此若實事所係甚大無不告諸侯之理經不

應不書蓋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而附會爲此傳耳　愚按本年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此卽鍾儀所合者若宋西門之外晉楚已盟何是年又屢盟不已乎劉原父王方麓之辨極有理西亭王孫云會瑣澤者將以伐秦也故明年遂使郤錡來乞師　或曰時晉厲公初立而求諸侯會因見止之辱有貳心焉疑晉欲撫納魯而衞侯居其間以成之以宣七年衞孫良夫來盟欲爲晉致魯而知其然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註交剛地闕　高氏閌曰此狄蓋白狄九年秦狄伐晉此先敗狄

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　凡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不使夷狄敵中國也此穀梁說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註將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三月公如京師
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　王氏應麟曰公如京師志非禮也晉
楚可以言如京師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覲之禮絕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

傳秦桓公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爲遂事者明朝王爲重存人臣之禮　張氏洽曰諸侯朝王之禮儀禮覲禮篇載之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諸侯削跡京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諸侯伐秦道未有不由周者故因講朝禮于京師而同劉子成子爲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特行于伐秦之役若役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爲伐秦而非爲京師也劉子成子之在會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

朝王之尊禮而違大典棄諸侯輕王室之罪具見矣　陳氏傅良曰但書伐秦不言戰略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略之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爲不足詳焉爾　王樵曰秦師或不大敗故不書杜氏以爲經文闕漏非也

曹伯盧公穀作廬卒于師

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自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張氏洽曰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爲遂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以伐秦至明諸侯以伐秦爲重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定公不可旣歸晉侯使郤犨送而復之註晉納之故曰歸　許氏翰曰人臣不惟義之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于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註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傳鄭子罕（即公子喜）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以四年鄭公孫申取疆之田求和于鄭）季本曰時鄭方從晉遂恃晉而凌許楚又以備吳不救許安得不遷葉而依楚乎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陳氏傅良曰婦姜氏有姑之常稱也若妾姑則不書氏是故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　稱婦穆姜尙在左氏稱族舍族之說非是一事而再見卒名耳義見宣元年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註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　公羊傳爲兄後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傳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李氏廉曰以仲遂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之說攷之則仲固爲族無可疑矣　劉炫曰公子遂受賜爲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啖氏助曰時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此故稱仲以別之二傳不知此而妄說　趙汸曰不稱仲孫者以別于仲慶父之後也與叔肸之後不稱叔孫以別于叔牙之後同何氏謂不書仲孫明子不爲父孫非也子不得爲父孫不待異文而後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陸氏淳曰執未有稱爵者此獨書晉侯以執即當罪又歸京師得侯伯討罪之義　程子曰負芻弑世子自立已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　張氏洽曰春秋爵厲公與其討也然猶不掩曹伯之與盟者以爲先執曹伯以會諸侯而盟之乃盡善爾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由舉措一不當遂開釋罪之門豈小失哉　左氏以曹伯惡不及民故不稱人以執愚謂稱晉侯執曹伯本爲討罪特書左氏見史法執惟稱人而不知經意故發例舛謬如此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趙氏鵬飛曰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無聲罪之師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吾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止元于河上請討請討蕩澤許之乃反註華元欲挾晉以自重故以外納告

宋殺其大夫山

傳華元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註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氏以示其罪林註子山即蕩澤　陳氏傅良曰此蕩澤也不氏所以別其非無罪也稱國以殺而山不書氏有司法守之辭也　蘇氏轍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于亂非罪政也胡傳書之重辭之複所以予元也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許之討而後入其正可知蘇氏之說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況于人而忍伐其本乎　元反而山殺則殺山者元也而以國書何哉蓋以見山之惡不容于國人元以國人殺之出于公也非擅權妄殺者比矣

宋魚石出奔楚

傳魚石與蕩澤皆桓族註公子目夷之曾孫　趙氏匡曰按經文云華元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與傳云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不合且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又奔使魚石爲與蕩澤同族慙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却入彭城爲亂敗之事理無非乖謬魚石直與蕩澤同惡耳又左氏云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夫國亂用兵相攻是仇敵

也如何自止之乎　何氏休曰不復有文再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言歸者明出入無惡大夫山不氏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出奔楚　李氏廉曰何氏此說近事情如左氏說則魚石亦自知其罪又知華元有大功寧得自奔而反華元華元又立向戌以存桓氏矣何至後來魚石親爲亂首直入彭城以披宋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音秋邾人會吳于鍾離

傳始通吳也註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晉帥諸侯大夫而

會之故殊會明本非同好鍾離楚邑淮南縣　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與此同　是時吳楚以鍾離爲界　趙氏鵬飛曰晉欲制楚必先結吳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長驅北爭　按殊會乃公穀之說趙伯循非之王方麓云先儒因再書會有外吳之說其實諸國大夫先相約集而後會吳于鍾離春秋據事直書爾若曰外吳獨不外楚乎會楚何以不殊也

許遷于葉舒涉反

註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葉今南陽葉縣也　傳曰葉在

楚國方城之外蔽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註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今世常有之寒甚所致二傳皆云雨而木冰也雨如字朱子曰上温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　劉向曰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後世雨木冰多應在大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楚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子盟于武城故子罕伐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於斬反來乞師

註將伐鄭欒黶欒書子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傳晉侯伐鄭楚子救之遇于鄢陵呂錡射楚子中目楚師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註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鄢陵鄭地今屬潁川郡　孫氏覺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子傷焉不言楚師之敗君傷則師敗矣　王樵曰凡君將不言帥師以君重于師也戰陳以師相敵死亡既多舉師爲重矣若君將被殺獲則既書師敗又書殺獲韓之戰獲晉侯大棘之戰獲華元雞父之敗胡沈之君滅是也　汪

氏克寬曰楚之衛行極矣鄢陵之役固不可不勝惜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克霸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註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書法與殺得臣同　高氏閌曰凡楚師之敗必行法于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于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奉法而賞罰行也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凡十有三未聞加兵法于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傳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叔孫僑如通于穆姜謀作亂故公至後期郤犨取僑如貨愬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註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 程子曰後期以國難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恥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之師伐鄭我師次于督揚鄭東地 諸侯還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註尹子王卿士子爵宋衛不書後也 鄢陵楚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不足以令天下也

陳氏傅良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

以諸侯用王師陽處父之救江王叔桓公不書前年伐秦劉子成子猶不書也今初以尹子與齊國佐序甚矣厲公之恣也　季本曰自此以後厲公三伐鄭皆有王人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爲重以脅諸侯耳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復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即公子欣時）吾歸而君（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逃奔宋）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註爲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其歸傳無義例從告辭　陸氏淳曰曹伯之簒罪莫大焉晉侯討而執之其事當矣王不能定其罪失政刑也書歸自京師而不名

曹伯以深譏王也　啖氏助曰諸侯在他國則是失地之君故反
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而王不黜之是其位未絕故不名也
李氏廉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
文書人而晉厲得書爵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
衛侯之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書自京師
者釋衛主于責晉釋曹則主于責王也書法精矣　黃氏震曰竊
意突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為別曹成之位定已三年不待書
名為別耳恐無他義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苕公作招）

傳叔孫僑如謀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郤犫請止行父殺之而已

犨蔑故晉執行父于苕丘註苕丘晉地舍之苕丘明不以歸不稱

行人非使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傳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註公未

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傳子叔嬰齊請季孫行父于晉乃赦季孫季孫及郤犨盟註晉許

魯平故盟　孫氏覺曰不書釋而書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公至自會

註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鄭氏元曰伐而致會于伐事不成　啖

氏助日有不致本事者蓋本事非功也

乙酉刺公子偃

註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于周禮三刺之法公子偃與公子鉏俱爲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　王樵曰穆姜怨成公指偃與鉏而謂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事止如此則偃無罪據經上書僑如奔齊下書刺公子偃則偃蓋爲僑如所累不止穆姜之一言矣然偃即有罪必不大于僑如情苟可原當有議親之典罪狀未明而遽殺之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公作結帥師侵鄭

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註括成公曾

孫　趙氏鵬飛曰如左氏所言衛救晉而侵鄭則衛有援伯之功何得不書此經文之所無高氏曰晉命也爲是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註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晉爲主兵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子蓋降爵　葉氏夢得曰單子王之中大夫也王大夫前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書尹子單子蓋鄭恃楚不服晉復請于王而益之也　按畿內諸侯兼三公者曰公不兼三公者曰子此單子與文十年蘇子同杜氏以爲單伯之降爵非也單伯亦非周卿士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傳尋戚之盟也註柯陵鄭西地　陸氏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單與盟　趙氏匡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事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以告國佐佐召克而謫之克以告夫人夫人怒佐相靈公如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高鮑將不納公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故公刖鮑牽而逐高無咎　許氏翰曰齊靈不公其聽蔽于帷牆奔其世臣以致禍亂固可悲矣無

咎身爲世卿不能謀國正君坐生疑間以至見逐亦不爲無罪故書奔無異文　季本日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由己出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克蠱靈公之母而行譖于內于是高無咎國佐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矣

九月辛丑用郊

註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按傳云啓蟄而郊今郊在九月乃夏正七月故杜云非禮　李氏廉日春秋書用有用幣用牲用田賦用鄫子用致夫人皆不宜用之文杜氏從史文之說殊無義理　趙氏鵬飛日成七年卜郊不從乃免牛十五年卜不從遂不郊今公懼卜而不從則冬不得郊也故不復卜而直用之書

用郊蓋前此未嘗直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註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諸侯伐鄭圍之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王樵曰按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晉自鄢陵之役兵威非不振而若此者君臣驕泰已甚非眞有憂諸夏之意也勤以示威退以保勝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力之反）脤（公作軫穀作蜃）

註貍脤地闕　李氏廉曰以下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則壬申乃十月十五日故杜云日誤二傳謂致公而後卒大夫臣子之義此不達史文有謬誤之理故妄爲曲說陸氏劉氏已辨之　按嬰齊叔肹之子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貜俱縛反且子餘反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傳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嬖請先去郤氏遂攻三郤殺之公使胥童爲卿　張氏洽曰郤氏雖多怨而既爲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其罪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

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春秋所以列書而深罪之也

楚人滅舒庸

傳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故楚滅之　任公輔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註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吳氏澄曰傳所載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人當國故以國法殺之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傳欒書中行偃又使程滑弑厲公而迎立周子是爲悼公　張氏洽曰昔闕之師日稱國以弑者衆弑其君之辭也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既用小人誅殺無辜在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可以行易位之事而程滑遂弑之故稱國以弑而不言二臣分其罪于衆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及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　邵寶曰晉厲之惡極矣然惟天子得以廢之甚則誅之稱國以弑是春秋之誅州蒲也乃若書偃以人臣而輒加刃于君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故春秋略焉書偃于趙盾皆律所謂主謀者也其情同而書法

有異何哉盾之情隱而書偃之情顯書偃與趙穿同科者也夫誰不知之而必待于書也　按文莊此論與張元德不同元德之說自云本之朱子然朱子言爲書之討厲公可廢而不可弑非寬二人之罪也朱子又嘗謂晉下漏欒書二字矣　王方麓云或云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信斯言也使書偃廢之則無罪矣乎曰不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書偃何人哉　啖氏助曰凡他國公子篡大夫弑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君有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盜君無道則大臣稱國卑者稱人　按胡文定云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蓋本啖氏爲說方麓深取之悼公英主也遂不臣者七人如夷陽五之類致厲公之亂者耳若厲公之賊則

未易討也故不得不且置之蓋其事難言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慶克帥師圍盧討高弱無咎子國佐如盧殺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既而討慶氏之難殺佐于內宮之朝註傳曰棄命專殺以穀畔故也　張氏洽曰無咎奔于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公可以省毋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與慶克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智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奸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于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所致也國佐以邑叛君又事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

傳朝嗣君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鄭伯侵宋遂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五人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註傳例曰以惡入也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蘇氏轍曰魚石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曰復入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于趙鞅宋辰也　李氏廉曰經書復入者止魚石欒盈大夫無繼世故稱復者已絕之謂稱入者甚逆之詞　愚謂楚爲是舉非直納宋之叛臣其意尤在隔吳

晉之交晉之通吳蓋懼吳楚合而爲患中國也故申公巫臣因而離之敎之乘車敎之叛楚吳楚爭強中國之利而是時宋之魚石適奔楚楚人以宋爲天下之樞居晉與吳之間用魚石以踞彭城用彭城以偪宋則吳晉之道不通此又所以制晉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註築牆爲鹿苑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楚子重救彭城伐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之楚師還註子重先遣輕車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楚與鄭遂圍宋盡侍彭城有魚石無擬其後者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衞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他丁反

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註虛朾地闕或曰

宋地　高氏閌曰諸侯師至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爲此盟也　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之以爲大夫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春秋集說卷之七終